

論教學表現性：從杜威美學透視教學原理¹

演講時間：2015年5月12日

地點：本院臺北院區

演講者：林逢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文字編撰：阮凱利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系兼任助理教授

梁凱翔 崑山科技大學空間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壹、前言：教學幸福感

不管怎樣的教學方式，都需要由教師執行。如果教師的教學不美，或是沒有表現性，則教育的有效性將會大幅降低。教育美學中有一個重要的關鍵叫教學幸福感，我觀察很多老師走進教室會產生恐懼感或焦慮感，當代逃學的不只有學生也有老師。有教學幸福感的人，不會產生這樣的現象。所謂教學幸福感，就是教學有表現心，能用非常生動的方式表現教學的內容，是一個高度的成就感，也是一種創造力。因為他很投入在教學，沉浸在自己教的內容中，令自己與他人動容，而教師本人就會感受到幸福；因為能夠表現，所以內在呈現一種幸福的狀態。

而且這種創造的機會非常的得天獨厚，唯有教師能每天有這樣的機會，放棄這樣的機會是相當可惜的。如果每次教學都有表現性或是美感，那應該是教師最嚮往的狀態。

杜威在美學上是一個脈絡主義者，他相信美存在世界上的所有面向，所以藝術有藝術的美，教學有教學的美。因此杜威提到的表現性，也適用於教學活動。

¹ 編者按：此篇文章係記錄林逢祺教授應邀擔任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品讀沙龍」講座的演說內容。主講日期為2015/05/12（星期二）下午2:00-4:00，假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9樓簡報室舉行。為保留當時講授的文采與氛圍，除刪去少數語氣連接詞外，全文依林教授講授的順序與重點逐字記錄呈現，以饗讀者。

杜威說：「在這充滿鴻溝、高牆、受箝制的世界裡，藝術成為人跟人之間唯一完整而無阻礙的溝通媒介。」音樂家跟觀眾的溝通是沒有阻礙且完整的；因為完整，所以動人。對比於教學活動裡，教師也是在尋求感動學生的媒介。如果能在教學的當下找到這個媒介，教學就是一種藝術的表現。教學的藝術表現目的是將教師想傳達的經驗，完整而無阻礙呈現給學生。倘若學生有高度共鳴，即為高度表現性的教學。高度表現性的教學是教學者的職責，同時也是作為老師的人性需求。教師作為一個人不是一個機器，會想要在教學中呈現表現性。而教學表現性不但涉及專業，同時也與幸福相關。

貳、教學裡的陳述與表現：普遍和個別

表現性有兩個概念：陳述跟表現。陳述是平鋪直敘的、抽象的、平面的，是一種普遍性的描述。表現是要透過個別性的東西來呈現，要有一個具象的、個別性的東西來做為媒介。例如科學是以陳述傳遞，藝術是以表現傳遞。杜威提到陳述涉及事物普遍化樣態的說明，目的是在展現能不能引導人認同同類事物的特徵，換句話說，陳述只是辨認。反觀表現，表現性對象的意義是個別化的，所以往往是具體的、切身的、富感染力的。

杜威曾說，如果要將心理學家跟藝術家相比，藝術家表達層次比較高。因為心理學家只能陳述某一種狀態，而藝術家能夠拿具體個別的案例來表現某一個概念，比如說自負，心理學家會先對自負有一些描述，用具體的情境來表現什麼是自負。看看 Antoine de Saint-Exupery (1900-1944) 在《小王子》(The little prince) 裡，如何創造具體情境來描繪「自負者」(a conceited man)。「自負者」住在小王子拜訪的第二個星球上，當他看到小王子從遠處來，不禁叫道：

「啊！啊！有位崇拜我的人就要拜訪我了！」

因為在自負者眼裡，別人都是崇拜者。

「早安，」小王子問道。「你戴的帽子好古怪。」

「這是用來答禮的帽子，」自負者說。「當人們向我歡呼，我會舉起它

來答禮。

遺憾的是，從沒有人經過這裡。」

「是嗎？」小王子答道，不懂自負者的話語。

「鼓掌，」自負者命令小王子。

小王子鼓掌。自負者鄭重地舉帽答禮。

藝術家表現事物時是有脈絡的，會讓他人了解呈現的意向。表現當然成功有失敗，但是不會只停留在描述。同樣的，教學要有表現性，可以少一點陳述。精確的陳述有助於辨識，然而唯有創造或表現性的例證，才有益於審美知覺的提升。如果教師在意學習者有沒有審美的知覺，那麼可能要提供表現性的例證。學習者需要的不僅僅是發展辨識的能力，還需要審美的知覺。只有這樣學習才能充分滿足欣賞的人性。

參、平衡性與教學表現

教學表現性中，平衡性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是所謂 *doing* 跟 *undergoing* 的平衡。*Doing* 就是作為，*undergoing* 就是感受。當 *doing* 及 *undergoing* 這兩者達到平衡時，經驗就完整了，就有美的感受。藝術對象的表現性，源自於能呈現出感受跟作為這兩者之間徹底而完整的互相滲透。在互相滲透歷程當中，行動並不是由外部連結而來，也不曾加在感覺特性之上。好的藝術能讓人完全融入，不只是靜態的感受，還能有所操作。以演唱會為例，很多歌者在演唱會上忘詞，但是由於聽眾都很熟歌詞，於是歌者靈機一動，把麥克風對著聽眾，交給他們唱，然後等到想起歌詞後再接著唱，整場運作下來發現效果非常好，雖然是歌者的無心插柳，卻產生 *undergoing* 跟 *doing* 的平衡性。聽眾本來只是期待純粹感受（*undergoing*）聽歌，結果不僅如此，聽眾也能跟著開口唱（*doing*）。當 *doing* 跟 *undergoing* 取得平衡，演唱會就有完整的經驗及高度的美感。好的課堂上也有同樣的情況，老師和學生之間輪流表達。經驗發現當學生覺得某堂課效果很好，往往同時學生也高度參與。

因此，教學必需創造學生既有感受又能行動的機會，以教學來說，事前設計的教案再怎麼完整都會有不足跟縫隙，這些縫隙在實際的教學活動歷程中往往會顯露出來，此時最好的求助對象就是學生，給學生一個有所作為的機會。以電玩遊戲為例，好的電玩遊戲往往取得作為跟感受兩元素的平衡。玩家隨時要操作指令，然後遊戲就給你立即給予玩家回饋，更直接地說，成功就過關，失敗就重來。所以玩家隨時要聚精會神，電玩遊戲處在一個作為跟感受達到平衡的狀態，好的教學也是這樣。

杜威講到教學的平衡性，特別強調教學間師生要有良好互動。如果老師不跟學生互動，就是一種藝術撤回自身的現象，這時候將無法擴大經驗，這樣的教學是沒有表現性的。

肆、教學的間接性與轉化性

所有的藝術都是間接的表現—不起波瀾。例如當有人追求女子時，女子回應「妾心古井水」，當然她也可以講的很直白，但是以間接的方式更有說話的藝術。所有的藝術都是透過間接的事物來表現，這是杜威很重要的一個宣稱。杜威說藝術透過以間接取代直接而展現出更多、更深、更優雅的意境的表現。

再譬如，寫信的時候，能用間接的方式來表現直接情感，信就越感人。因為讀信的人在看信的過程當中，得到精神上的滿足、是高度快樂的。據說笛卡兒教丹麥公主數學的時候，墜入愛河跟公主談起戀愛，國王知道後非常生氣，就把這個笛卡兒遣送回法國。笛卡兒回法國後想念公主，寫情書又恐被國王攔截。後來笛卡兒想到寫代數問題寄給公主，公主一開始以為是老師希望她還能勤奮地的學代數，於是試著把所有題目都解出來，同時把答案都標記在座標上，最後發現座標上呈現一個完整的心形。公主深受感動，感受到笛卡兒的愛。能用這種間接的方式來表現這個直接的感受，那就是藝術。

審美情感不是一開始就獨立自存，它是由表現性的素材所引發的情感。所以審美的情感不是自然的情感，它是把自然的情感轉化，透過間接的素材來轉化，

這是藝術的一個重要的特徵。例如簡媜寫的老師的十二樣見面禮，書中的老師在開學的時候就送給小朋友十二樣見面禮，且不直接講明原因，讓小朋友感到好奇。等他們知道老師的意思以後，一輩子都記得，這就是用間接來表現直接的感受，是老師的巧思及教學藝術。我常常有一個感受，如果老師能把自己的教學經驗稍微整理一下，用某種形式呈現出來，一定是這個非常好的教育文本。無奈這樣做的人太少。

藝術的另外一個特性是轉化性，所有的藝術都有同步的轉化性。例如畫家會修飾、調整自己的畫作，表面上是在畫布上做物理性的修飾跟調整，但事實上創作者也在改變內在精神性的想法，一邊作畫、一邊修正，畫的內容慢慢才會浮現，這就是所謂同步的轉化性。在改造的歷程中，材料的調整也產生情感的改變，也有助於我們理解審美情感的特性。杜威認為當畫家在畫布的某處上色、或者構思要將色彩塗抹在某處時，他的想法跟感覺也同時得到安置。他不只是安置那個色彩而已，也安置好自己的想法，所以那個想法是同步的、雙向的。

杜威還曾提起，有活力且好的教學是內、外同時轉化的過程；內就是老師，外就是學生。不能影響學生的教學活動是缺乏表現性的，但是只改造學生而不改造老師的教學，表現性也還不夠。表現性飽滿的教學是實現同步改造學生和老師的一種藝術。我其實也有這樣感受，有些課一開始授課很精彩也覺得很有效果，可是再多上幾次就不想上了，事後反省就是不能得到同步的轉化。後來我才理解到，原來我的講法還不夠好，還有更好的講法。更好的講法或是更好的例子可能來自於學生，換句話說，我和學生都渴望學習，這些都跟教學幸福感有關。

伍、內在阻力與教學表現性

杜威認為有表現性的教學通常是有阻力的、不容易達成的。好的藝術歡迎阻力，比如說雕刻不同的素材，石頭、木頭、金屬都可以作為材料，但阻力不一樣。好的藝術家挑戰自我，不喜歡簡單的創作，希望透過阻力激發創造性。杜威說如果環境沒有阻力，自我將無法意識到自身、將會無感覺、無興趣、無恐懼、也無

希望、無失意、也沒有得意；但激發人思考的阻力可引發好奇、關注，如果能夠克服並善用之，能產生高度的成就感，所以一個阻力能激發人思考、引發好奇、跟關注。

杜威說遇到阻力時，必需將你的新材料跟舊材料接合，新的是新情境、舊的是舊經驗，這兩個新舊的接合，不單只是組合，也是一種再創造，且舊的或「儲存的」素材也完全活化，在新情境之下產生新生命跟新靈魂。新生命跟新靈魂都是出自於舊資料的問題，要從舊的資料重組、產生一些創造性的新舊接合，這樣的經驗是藝術創作的核心關鍵，所以當你要做的事、或進行的教學毫無阻力、很簡單時，大概不會激起太大的火花。如果教學教材提升它的難度，教學才會有挑戰性，學生學的時候也有挑戰性，這是內在阻力。因為超越阻力的時候，新舊經驗才能接合，也是創造教學新生命。

在大學裡面授課有各式各樣的阻礙，比如說，有物理系的學生上我的教育哲學，他坐在第一排位子，就在我的前面，當我在講課，他也在講課，他拿著他的物理學概要，因為我講話會影響他的思緒，所以他小小聲念出來抵抗我的聲音，否則他沒辦法專心。我一想到這是內在阻力的問題，於是我就拿起他的物理學概要問同學這本書是教育哲學嗎？他說不是，這叫物理學概要。我就請他把桌子轉向，面對同學上課，反而他就專心聽我上課了。所以杜威說要歡迎內在阻力，因為那是一個絕佳的機會，讓我們在心態上、在教學上能有所成長，讓自己在思維、在哲學的態度上有所調整。

陸、情感與教學表現性

教學表現性的特徵都跟情感有密切相關，創作上有了情感材料才能表現出深刻的意義。杜威說沒有興奮跟騷動就沒有表現性，回想一下我們的教學，在哪一次教學之前有興奮跟騷動？是否教學沒有情感或是情感淡了，如果我們沒有興奮跟騷動，妄想我們的教學有表現性就不太可能。

藝術的表現性來自於新鮮題材，這種新鮮性維繫並延續了我們的情感投注，

所以我們教學有新的東西。如果教學沒有感到興奮跟騷動，也許是因為沒有新的東西可以教，所以教學要定期添加一些新的東西，即便是一張不太一樣的圖表，但會多一份刺激。杜威又說，要產生這種不可或缺的興奮作用，就必須有什麼令人關切的事物：重要而且不確定的事物。確定的事是不會引發情感反應。

原始部落的戰舞跟豐收舞為什麼會跳得很興奮、會有感情？因為他面臨的事情是重要的、而且不確定的。例如，戰爭發生時，打仗不一定會贏，所以跳戰舞的時候就情感投入，希望神能看見真誠，保佑作戰成功。收成也是同樣的道理。所以誘發情感的三個元素是新鮮性、重要性與未定性，這三者都存在的時候能創造藝術創作者的高度興奮與激情，這樣的情感可以幫助我們讓教學更有表現性。

藝術都有選擇性，只選最能表現情感的材料。情感就像磁鐵一樣將適合的材料吸引過來。但材料還是有混亂的時候，杜威說當情感乾涸，毫無相關的素材會進入你的意識當中，藝術家就會混亂，因為只有火熱的情感才能活躍並且發生作用，促成變動的連續性及統一性。當然我們也必須要認清豐富的情感或是情感發出的需求，只是表現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的條件。光有情感還不夠，還需要材料，你需要去改造材料，讓材料變成你的媒介。

原本嬰兒的哭泣純粹來自內在壓力，長大以後，他了解哭泣可以吸引到大人注意，於是他認識到哭泣的意義，從此以後，他的哭泣就可能不再只是壓力的宣洩，而是意義的「表現」行為。所以小孩聰不聰明，可以從他會不會控制這些意義的符號可以看得出來。藝術就是人類理解行為的意義，並且試圖透過某種媒介來表現這意義的過程當中產生。在藝術裡，原來是自然的活動就被轉變成達成預期結果的媒介，這種轉化來自一切藝術作為的標誌。所以所有的藝術都是自然的意義化，絕對不是自然而然的一種表現，經過提煉的作用，經過人的精神作用以後展現出來。

柒、教學的媒介與表現性

杜威認為有藝術就有情感，情感是內在的，不是為了呼應外在。現在學校或行政人員都為了達成指標而努力，這樣不會有情感。情感要找到媒介來表現，媒介在所有藝術裡都是非常核心的，媒介跟表現行動連結，當我們依據素材的位置、作用、關係和其涉及的整體情境來加以運用的時候，素材就成為媒介。所以從素材成為媒介，創作者需要安置它的位置、了解它的作用跟它鄰近的元素的關係，例如將音符安置在旋律裡面的時候它就成了音樂。所以素材需要安置，當素材轉化為媒介的時候，表現跟藝術才誕生。教學之所以呆滯無聊、不能打動學生和自己，原因之一就是我們不願意或無法運用新的媒介，或已經找不到媒介。當你的教學遇到了瓶頸，尋求新的媒介可能是一個管道。

捌、醞釀教學的表現性

表現性需要長時間的醞釀，無法立即出現。杜威曾提到，情感表現的完滿性跟自發性，只出現在那些將自己長期沉浸在客觀經驗中的人。當你整個人都沉浸在某個活動裡面，久了，表現性就自然冒現出來。梵谷提到他的作畫情況，形容有一些情感的宣洩跟水銀洩地一樣自然，但事實上，能夠能達到這樣，是因為梵谷長期將自己沉浸在作畫的情境中。比較特別的是，沉浸在客觀經驗不是主觀經驗，因為所有藝術都是能夠把主觀客觀化，不是只有作者能夠感受而是大家都能感受到。要做到這樣，是要長期的醞釀。

杜威又提到潛意識的醞釀先於創造性的生產，所以你要創造性的生產之前，要有一段潛意識的醞釀，而潛意識的醞釀需在客觀的材料裡面沉浸一段時間。目前新任的老師，實習時間短暫，待正式進入職場的時候，教學相關應變能力不夠，但熱情不斷的磨損殆盡，我注意到因為這樣而退出教師工作的人不在少數，聽了很不捨。這些離開的教師不曉得教學的表現性需要醞釀，需要沉浸在教學裡面。

我常常想，如果第一年教書的時候，五十個學生裡面有五個很專注的聽我講

話，那就已經很不簡單。一般班級有五個很專注就已經很厲害，而且我感覺學生學習成長的速度很慢，大概我要退休的時候五十個有十五個很專注的聽我就覺得很成功，要求太高就很容易挫折，任何場域都沒辦法達到百分之百，這是我覺得需要特別提醒的。

玖、結論與反思：探尋教學的表現性

我相信教學表現性的展露是每位老師所嚮往的，因為從成功的表現所得到的喜悅，乃是一種根本的快樂，人都渴望或喜歡處在了解的狀態，而成功的表現，即是一種了解的完成跟確認。簡單來說，自得是一種非常自由的快樂，當你成功地教學、展現飽滿的表現，你就完整地理解成功的表現，那會產生一種自得其樂的狀態。所以你會看到音樂家的樣態，自己一邊彈奏一邊就搖頭晃腦起來了，別人的快樂與否就變成是不是那麼重要。我希望教學現場的每一個老師通通把教學當作是一個藝術的表現歷程，相信對學生會是一種很大的福氣。